

種族與暴力的啓示：解讀好萊塢製作的黑人電影 Race and Violence: Reading Black Movies of Hollywood

葉舒瑜*

Soo-Ei YAP

一、前言

近年來，以黑人為題材的各類電影廣受歡迎，這和它所處於的時代、社會及現實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解讀好萊塢所製作的黑人電影裡頭的政治隱喻？當現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以其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論而遭到主流媒體的多次炮轟時，好萊塢的黑人電影又是如何「回應」種族歧視的課題？本文參照1961年法農（Frantz Fanon）《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的主要論述，試圖串聯分析三部典型好萊塢電影，即《誰來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1967）、《黑豹》（*Black Panther*, 2018）以及《幸福綠皮書》（*Green Book*, 2018），並聚焦於影片中所展現的種族歧視以及暴力。本文關心的是：這些好萊塢電影又是如何呼應法農所提出的觀點？當黑人故事成為一種「主流通俗」的電影題材後，藉以屏顯西方社會的文明與進步，那麼這張屏又遮蔽了現代社會哪些仍需探究的問題？對第三世界的觀眾而言，黑人電影的魅力究竟是什麼？黑人電影又如何回應法農所提出的種族歧視以及暴力等政治議題。

投稿日期：2019年3月18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4月26日。

* 葉舒瑜，畢業自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目前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研究課題為新華詩人柳北岸（原名蔡文玄，1905—1995），即蔡瀾的父親。除了關注蔡氏作為少數「跨媒體」的南來知識分子，我的研究也涉及海外華人的文化生產網絡、身分認同等議題。

聯絡方式：+852 52656798 / 32 Renfrew Road, Room 805, Kowloon Tong, Hong Kong

法農一直是學界展開後殖民主義討論的重要作家之一，對於詮釋第三世界國家去殖民化的過程頗具影響力。另外，在1960年代，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先是以法文書寫再翻譯成英文及其他語言出版，一度成為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團體黑豹黨的「聖經」（Burke 1976: 129）。法農的文章經由翻譯，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並啟發了二戰後出世的知識分子（Batchelor and Harding 2017）。這一時期的美國也因為剛經歷過韓戰、越戰、豬灣事件等戰事，以及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遇刺、古巴導彈危機等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導致整個1950至1960年代就黑人族群是否該融入還是隔離於美國社會展開熱烈的討論。

法農發表的《大地上的受苦者》基本上是作者將自身投入阿爾及利亞戰役的經驗與全球第三世界的反殖民運動的互相參照，並提出一般殖民政府的統治手段便是刻意抹殺被殖民者的人性、身分與族群意識，進而強化了被殖民和殖民者之間的二元對立（dichotomy）以及差異結構（structure of difference）（Fanon 1963）。因此在反殖民的過程中，法農提出必須動員群眾，尤其是大部分的百姓（peasantry），以暴力的手段趕走殖民者，並拒絕向殖民者妥協，因為唯有在這樣的暴力的對峙中，方能將自己的本性、身分與族群意識重新確立。如此，他們才不需要對殖民者所享有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實力而感到羨慕，因為這樣的權利本應該屬於他們。法農對於暴力的使用，除了針對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種族歧視與分化政策，也包含了對殖民者的經濟剝削提出批判，例如資本主義如何對第三世界展開某種經濟體制上的箝制等。借助暴力的手段，法農認為被殖民者可享有和殖民者同等的權利（即施暴的能力），甚至是拒絕資本主義。法農提出第三世界的國家應該團結一致，尋找自強致富之道，而對於冷戰政治所產生的，資本主義對壘社會主義的衝突，法農則認為這些不應該成為當前局勢的關注點。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熱切渴望的是大規模的外來投資，以及技術上的支援，而不是對核武器的研發。總的來說，法農的論點突出暴力對喚醒個體的人性以及團結長期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國家所發揮積極的效應，而殖民者儘管不一定主動參與這一項「治癒」（rehabilitate）被殖民者人性的任務，但反殖民運動中的各種暴力將最終逼迫殖民者去正視自己的道德責任（ibid.）。

二、《誰來晚餐》的創作背景、票房與評論

1967年上映的《誰來晚餐》（下面簡稱《誰》）和同時期推出的《邦妮與克萊德》（*Bonnie and Clyde*）在風格上可謂大相逕庭。後者以真實的個案作為電影劇本的基礎，並設置極為殘暴血腥的結尾（警察以亂槍掃射的方式擊斃這對雌雄雙盜）讓觀眾震撼，而前者則是典型的浪漫愛情兼大團圓結局的好萊塢影片。當時的報章評論對《誰》毀譽參半，雖然導演的立意鮮明，希望通過影片引導美國觀眾積極對待種族歧視的問題（Murphy 1967），但也有評論認為電影情節不符合現實社會，具有刻意討好部分觀眾的嫌疑（Adler 1969）。儘管如此，《誰》的電影票房不俗，亦奠定了美國黑人男演員波蒂埃（Sidney Poitier）在影壇的地位。該片也入圍1968年奧斯卡十項提名，由波蒂埃主演的另一部影片《炎熱的夜晚》（*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1967）則被評為該屆的最佳影片。《炎熱的夜晚》也為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帶來意料之外的收穫，即一向保守的美國南部觀眾對影片也頗能接受，扭轉了公司原本打算撤資的念頭（Jacobs 2017）。

《誰》的故事講述的是白人少女喬安娜（Joanna Drayton）和黑人醫生約翰（John Prentice）的愛情。他們在夏威夷認識、相戀並迅速訂婚，電影的開頭是兩人乘搭飛機回到三藩市，以便向喬安娜的父母宣布他們的結婚計畫。雖然喬安娜的父母一直在異族通婚及種族問題上展現開明的態度，但在面對女兒的這一抉擇時，仍不免有些猶豫和矛盾。約翰的父母也是如此，當他們歡歡喜喜地來到三藩市，卻發現兒子愛上了白人少女喬安娜時，約翰的父親是極力反對的，甚至一度發生激烈的爭執。幸好最終兩家人都決定放下各自的偏見，成全子女的婚姻。

然而電影裡的大團圓結局和現實中的美國社會卻不是一致的，尤其是《誰》上映的那一年，美國還有16個州是禁止異族通婚的，而1968年的統計也顯示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同意異族通婚（Harris and Toplin 2007）。隨著美國社會內部因民權運動的轉向（從鼓勵黑人融入到主張族群隔離）而延伸出更為多元的討論，許多否定《誰》在電影史上的意義的學者，批評影片巧妙地迴避了對同時期的「黑人力量」（Black Power）、黑豹黨、

以及以Malcolm X爲首主張族群隔離的聲浪。影片裡的黑人男主角約翰也被評爲不真實，因爲他是受過高等教育並擁有傑出事業的醫生，對待白人少女喬安娜也並無任何逾越道德規範的行爲，全片兩人親熱的鏡頭僅出現在出租車上的接吻。對於電影將約翰打造成一個懂節制、近乎無懈可擊的黑人紳士形象，以及電影裡雙方的父母，雖然情緒上都受到莫大的衝擊，卻毫無過於激烈的表述（除了喬安娜的父親在影片中數次對人使用較爲粗暴的語言外），這些情節安排都爲人所詬病。

電影的女主角凱瑟琳（Katharine Houghton）在多年後的一次訪談中提到，自己對戲裡的角色並未做出任何深刻的政治表述而感到遺憾，畢竟這個角色和當時的她在這些課題的態度上是不符合的（Houghton 2003）。導演雖然採納了凱瑟琳的意見，並爲她拍攝了一段父女對話的情節以闡釋她的立場，但最終沒有收入在電影裡。克雷默（Stanley Kramer）的解釋是，凱瑟琳還不了解美國觀衆的心理，就如影片的插曲《愛情的光輝》所暗示的，電影的核心是討論一對美國男女在異族通婚上所遇到的阻礙，但真愛可以戰勝一切。¹種族的問題在美國社會儘管棘手，但並非不能解決，更不應該迴避；而導演與該片的編劇皆認爲影片必須塑造一個讓觀衆可以從心理上認同的男女主角，並讓觀衆能將情感寄託於他們身上。當觀衆不排斥電影裡的異族通婚的例子，並有意識地將男女主角視爲理想的未來美國主人翁，這樣的安排實際上也間接開啓了白人社群對種族課題的反思（Andersen 1997）。

自然，《誰》在票房上的成功並沒有直接推進美國的民權運動，對於是否能瓦解白人對異族通婚課題上的心理防禦也是一個未知數。通過女主角與幫傭蒂莉的對白，電影直接回應了當時提出的「黑人力量」的呼籲，不過仍有評論質疑蒂莉是否誤解了「黑人力量」的真正意義（Dunne 2017）。至於電影裡出現有關種族歧視的段落，即女主角母親的畫廊同事希拉莉形容喬安娜與約翰的訂婚是件「讓人噁心又愚蠢的事」，²導演也設

1 〈愛情的光輝〉（“The Glory of Love”）是美國詞作者比利·希爾（Billy Hill）1936年的創作，歌詞可以參考http://www.allthelyrics.com/lyrics/billy_hill/the_glory_of_love-lyrics-1126845.html。筆者指的是歌詞的這一部分：“You've got to win a little, lose a little; Yes, and always have the blues a little; That's the story of, that's the glory of love”。

2 翻譯自電影對白：“It so unlikely Joey to do something so appallingly stupid”。

定了喬安娜的母親因不滿希拉莉的言論而解僱她的情節以示懲戒。

整體而言，《誰》並沒有採取法農提出的「暴力革命」，鼓勵個人與群眾展開對體制的革命或反叛，導演選擇將女主角喬安娜塑造成單純的少女，而不是叛逆的女性，已暗示了這點。同時，戲裡的約翰也多次表示自己會努力爭取贏得岳父與父親的首肯後才結婚，而拒絕借助其他激進的手法（例如私奔）完成婚禮，這種對家庭甚至是更大的社會體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服從和尊重，其實和法農的主張背道而馳。

但筆者卻認為電影安排通過非暴力³的手段化解矛盾，並將重點放在最後的父與子及岳父與女婿之間的衝突，其對白無疑套用了法農的論述。例如電影裡父親告誡兒子，異族通婚在美國當時現行的16個州內是犯法的，⁴而在他含辛茹苦地將兒子培育成才，並不希望看到兒子成為罪犯。他隨之強調是兒子虧欠了父母，但約翰卻打住父親的話，並否定父親的說法。他批評父親總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有色人種（a colored man），而約翰早把自己視為男人（man），今後他要為自己的前途做抉擇。這段話的邏輯，拒絕以膚色或種族定義個體，也和法農主張被殖民者必須找回個人主體性的觀點是一致的。在結尾時約翰直接諷刺喬安娜的父親根本沒有膽量將自己的想法坦然告訴他，言語間滿是挑釁和憤怒。當然，電影的情節也在此時迅速地切換成喬安娜的父親在客廳召集所有人，並表示自己將不會反對這段婚事，因為他知道兩人是真心相愛。

喬安娜的父親對女兒的這樁婚事首先是提出嚴厲的警告，他告訴兩人日後需要面對的問題將超乎想像，而社會仍將帶著歧視的眼光去看待他們的結合（他的形容詞和之前希拉莉的用詞一樣，即驚訝、噁心甚至覺得被冒犯）。然而他們可以抓緊彼此，並以兩人的力量應對生活的問題。在此，喬安娜的父親通過一系列自我理性與感性的合理化過程，甚至一度自嘲自己

3 筆者認為導演通過影片裡黑人幫傭蒂莉的一句臺詞，暗示了普羅大眾對馬丁·路德·金所主張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觀點，以及白人與黑人社群能透過融合以化解種族衝突等所持有的立場可能是開放而曖昧的（ambivalent）。該臺詞是喬安娜對蒂莉說「猜猜還有誰來吃晚餐？」，爾後蒂莉語帶諷刺地回答道「不會是讓人景仰的馬丁·路德·金吧？」。

4 這項規定在1967年廢除。

是個「兔崽子」(son of the bitch)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默許了這段異族通婚。在這裡，筆者也認為導演的安排呼應了法農提出的殖民者必將正視自己的道德責任的隱喻，尤其是喬安娜的父親自嘲的那一段，以及最後喬安娜的母親哭著聽完丈夫的說法並緊握丈夫的雙手以示支持。電影借由喬安娜父親的個人頓悟給予影片圓滿的結局，無疑是為白人社群隱藏的偽開明態度做了自我辯解。另外，電影對1967年上映前發生的有關異族通婚的審訊(Loving v. Virginia verdict)、⁵學生非暴力聯盟組織提出白人不應加入組織的主張，⁶以及黑豹黨在奧克蘭落戶並日漸壯大等事件，⁷導演在電影里隻字不提。然而，筆者更傾向借用另一位學者的說法，即《誰》並沒有提出能解決當下種族歧視的方法，而是試圖改造或提供能改變人們觀念的契機(Levine 2001)。

電影《誰》上映的同一年，男演員波蒂埃也主演了其他兩部電影，即《吾愛吾師》(*To Sir With Love*, 1967)和《炎熱的夜晚》。兩部電影塑造的黑人形象皆不具備威脅性，《吾愛吾師》的角色更是被評為過於感性。⁸儘管波蒂埃本身對自己的銀幕形像不是百分百的贊同，他依舊是以一種專業態度去完成工作(Poitier 2000)。⁹此外，導演克雷默也是值得探究的人物。被譽為擅長拍攝帶有社會寓意的電影製片人、甚至是好萊塢少數的異議分子(Hollywood dissenter)，¹⁰克雷默有意借助波蒂埃的明星魅力去打一個不太真實的銀幕形像(一個完美的黑人中產知識分子)，以牽引出對異族通婚的探討。即便導演這樣的邏輯不乏自身的盲點，卻也明確地為自己就這議題的立場闡釋了一個樂觀的「隱喻」(Houghton 2003)。在一次訪談中，導演曾表示自己「不相信電影能改變人們的看法，但是生於羅斯福時代，那是一個巨變的時代，我依舊相信可以鼓勵人們去思考一些事

5 關於審判，可以參考Karen Alonso (2000)。

6 關於學生非暴力聯盟組織(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如何產生該主張，可以參考W. Breines (2007)。

7 關於黑豹黨的簡史，可以參考Joshua Bloom (2016)。

8 對《吾愛吾師》的評論，參考Italie (2016/12/14)。

9 參考西德尼·波蒂埃的自傳(Sayre 2000/05/28)。比較黑人演員波蒂埃和同時期的Harry Belafonte在銀幕上和銀幕下的互動，以及兩人對民權運動的參與，可以參考M. Blow (2017/02/20)。

10 參考Hugh Linchan (2001/02/21)對導演的評價。

情」(Stern 2013)。事實上，《誰》不是克雷默第一部討論種族議題的電影，更早的如《逃獄驚魂》(The Defiant Ones, 1958)已展現了導演對這類議題的關注。除了關心種族歧視的問題，導演也關心核武器的研發如《海灘上》(On The Beach, 1959)、美國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如《風暴狂潮》(RPM, 1970)、以及批判德國在二戰時的納粹主義如《紐倫堡審判》(Judgment at Nuremberg, 1961)等等(Spoto 1990)。電影《誰》和法農所提出的暴力以及種族的論述或許有些距離，但採取脈脈溫情的手法以鼓勵人們「思考」的野心，未嘗不是對法農的另類回應。

三、21世紀黑人電影的再次成功？

近年有關黑人議題的電影如雨後春筍，不但在電影票房上取得驕人成績，而且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亦不難看到它們的蹤影，例如於2017年奪得最佳電影的《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 2016)，以及2018年入圍的《逃出絕命鎮》(Get Out, 2017)。而於2018年2月上映的《黑豹》(Black Panther)更掀起全球熱潮，並再次證明黑人電影的魅力，讓擁有黑人身分的超級英雄也成為了被普羅大眾認同並接受的「普世英雄」(universal hero)。1952年，法農就曾提出在漫畫書中，黑人或印第安人的形象總是與惡靈、魔鬼、壞蛋、大灰狼和野蠻人連繫在一起(Gibson and Beneduce 2017: 49-50)。然而在《黑豹》中，黑人男性終於當起了超級英雄。

《黑豹》講述在虛構的非洲國家瓦干達(Wakanda)，多年前因一塊巨大的隕石墜落當地而帶來了稀有的金屬——汎合金(Vibranium)，其中一位勇士因為吃了含有微量該金屬元素的「心形草藥」獲得了超能力，成為了第一任「黑豹」。瓦干達以這金屬發展出最尖端的科技，但對外界偽裝成一個落後的非洲國家，與世隔絕。瓦干達王儲鐵查拉(T'Challa)在父親去世後繼承王位，卻因有強大軍事作用的金屬礦藏而惹來軍火黑商的覬覦。另一邊，企圖顛覆鐵查拉政權的對立勢力(埃里克)也在伺機而動，年輕的鐵查拉需要聯合國際同盟，捍衛瓦干達政權及國民。

《黑豹》由美國籍黑人導演庫格勒（Ryan Coogler）拍攝，並大量採用黑人演員演出，而且電影中的情節、場景、服裝和音樂等都具有濃濃的非洲風情。電影上映數月，全球票房已接近13億美元，剛好打入全球歷來最高票房電影前十大。連美國前總統夫人蜜雪兒（Michelle Obama）亦在社群媒體推特上發文說：「恭喜整個黑豹團隊！因為你們，年輕朋友終於在大螢幕上看到與他們外型相像的超級英雄。我喜愛這部電影，我知道它能啓發所有背景的人去深入挖掘並找到勇氣，成爲自己故事裡的英雄」（季晶晶2018/03/12）。人們也常因電影裡所指涉的種族課題而正面評價這部電影的政治性。導演也提出這部電影必然是政治性的：「黑豹本來就該如此，因為這個角色天生便是這樣。他生來就是一位政治家，還是一位非洲國王。如果不帶入政治議題的話，我們是不可能忠於這個角色的。」（Ashurst 2018/02/17）

黑豹這位超級英雄人物雖然於2018年才在電影中面世，但他在1966年出版的《神奇四俠》（*Fantastic Four*）漫畫中就已登場，而他面世的時間點與當時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重疊。除了是在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發表「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1963）演說的三年後，黑豹在漫畫首次登場的年分也與黑豹黨創立年分相同。加上《黑豹》電影的海報設計中主角坐在一張深灰色的皇座上，半圓形的椅背上有兩支看似長矛的鋼鐵，形象與當年黑豹黨的創黨人紐頓（Huey P. Newton）手執長矛，坐在相似的椅子上的照片接近（林穎嵐2017/10/17）。由此可見，《黑豹》政治的隱喻明確。

《黑豹》中的瓦干達是一個從未受過殖民統治的國家，擁有超越世界的科技和雄厚的財力，人民生活富足。這與現實中的非洲構成強烈的對比，可以說電影描繪出非洲人想像中的烏托邦。《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奧爾（Christopher Orr）也認爲電影反映出「一個沒有遭受戰火或殖民的非洲發達文明在平靜中茁壯成長〔…而且〕非洲國家有能力治癒世界的病痛、提供國際援助並接收難民，成爲一座希望的燈塔」（陶熠2018/03/23），儼然是一番泛非主義理論。在影片中鐵查拉與堂弟埃里克對當下政治局勢的批評，反映出他們不同的政治願景。埃里克是瓦干達皇

室的遺孤，自小在美國加州奧克蘭長大，在貧困的舊城區裡生活。他作為美軍戰爭機器的成長經歷，形成他的世界觀，渴望擁有屬於自己的家園，以及利用先進科技（武器）解救受壓迫的黑人同胞，為他們討回公道。他強調黑人應該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並主張輸出汎合金和高科技武器，開展全球性革命，推翻西方政權。這橋段的安排看似呼應了法農對暴力革命的主張，並間接提出了即便是非洲以外的黑人（如美國的黑人）雖不屬於法農所描述的被殖民者，但他們同樣是在西方資本主義下受到剝削的一群，同時受白人至上的思想影響在國家中形成不同等級的公民，類似殖民壓迫。因此，埃里克期待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黑人，能以暴力推翻當前的體制，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讓黑人能建立新的自我。埃里克在死前拒絕接受鐵查拉的治療，並分享了一個關於黑人奴隸的故事：他的祖先從一艘奴隸船上跳下來，因為死亡對他們而言是更好的選擇。他以此故事表達出他的信念：人必須直面其壓迫者，而不是跟剝削者一起，在某種不起眼的、遲到的革命中發展一個孤立的國家。這信念亦與法農不謀而合。

然而，生長在帝皇之家的鐵查拉，在他初登王位時，擔心輸出汎合金將破壞當下世界的權力平衡。他繼承父親的孤立主義，隱藏汎合金的技術。鐵查拉認為，瓦干達只有拒絕外來文化，保持本國文化的純正，才能維護自身安全。這與法農所提倡的泛非主義似乎有所違背，反而更接近民粹主義式的排外思想。齊澤克（Slavoj Žižek）就《黑豹》作出評論時，曾提出電影導演仍舊不願意回應對於暴力可否作為積極行為（positive action）的議題。事實上，電影借助鐵查拉和埃里克代表不同的價值觀，讓不同政治取向的支持者均能從中找到令他們鼓舞的情節和意識形態（澎湃新聞2018/03/10）。然而，從故事的結局中，我們仍能看到導演對於政治和暴力的看法。鐵查拉終究戰勝了埃里克，重登帝位，而在電影的結尾，鐵查拉到聯合國發表演說。他選擇向世界公開汎合金，強調以教育取代鬥爭。由此可見，導演並不贊同如電影最初所採用的孤立政策，但同時亦不支持以暴力方式推翻現今的世界秩序。相反，他主張以和平開放的態度與世界融合，遙相呼應了美國在1950至1960年代所主張的「黑人自助」政策（self-help scheme），忽略了這種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白人與黑人之間的一種差異結構（Dillard 2001）。

四、逃不出的意識型態——《幸福綠皮書》

獲得第91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幸福綠皮書》以專為黑人而設的美國旅遊指南命名，刻畫了1960年代白人司機東尼與才情洋溢的黑人鋼琴家雪萊的一段異族友誼。在這部好萊塢公路旅行兼社會喜劇片中，雪萊和其他兩位團員即將前往美國南部巡迴演出，為期兩個月。旅途中，雪萊多次受到白人的語言挑釁及差別待遇，例如在選購西裝時，店員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東尼而非雪萊打算購買西裝。在高級的演奏廳內，雪萊也被要求只能使用廳外的簡陋衛生間，以及在最後一場表演時，雪萊被經理安排在狹窄的儲物室裡更衣。這些例子在電影裡展示了當時的白人對黑人群體各種不合理的差別待遇，而東尼也必須按照「綠皮書」上提供的訊息，將雪萊送到有色人種可以下榻的酒店休息。有趣的是，雪萊在當時的美國是極少數擁有經濟實力的黑人。片中東尼與雪萊的初次會面，鏡頭展示他坐在一張精緻的金色高背椅同前來應徵的東尼洽談，其位置與視線皆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也間接點出了兩人之間的主僕關係。綜觀全片，東尼和雪萊之間的關係從未對等，即便電影著重突出兩人如何互相扶持並學習放下對彼此的偏見，而導演也安排東尼在電影的結尾主動邀請雪萊一同和家人聚餐。但從雪萊在拒絕東尼後回到自家時的落漠，再切換到現身東尼家裡時的微笑神情，觀眾不難看出這樣的設置巧妙預設了白人群體所具備的「友誼光環」。而作為遭受白人歧視的群體，雪萊赫然發現自己雖擁有經濟地位上的優勢卻缺乏親人朋友的關愛，另外又因其精英式的教育以及生活方式，讓他在黑人群體中顯得格格不入。《幸福綠皮書》最終以幽默溫馨的手法回應了潛藏在1960年代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即膚色、族群、經濟能力、價值觀、階級甚至是性取向等差異都不足以妨礙兩人的友情。而雪萊為東尼修飾他寫給太太的書信，浪漫的辭藻讓東尼的太太頗為感動，也點出「善意的謊言」在電影裡的重要性。

影片中，雪萊總是正裝打扮，從容冷靜地面對當時各種社會歧視所帶來的不方便，並堅持有尊嚴地完成每一場表演。由此可見，雪萊是以自身的優雅與氣度抗議白人的虛偽，也讓筆者想起《誰》裡扮演醫生的黑人演

員波蒂埃。然而，1967年的黑人演員波蒂埃秉持敬業的精神扮演著銀幕上不太真實的黑人形象，為何相隔超過半個世紀的《幸福綠皮書》裡所展示的真實黑人鋼琴家卻依舊是一副溫文儒雅的姿態？雪萊和同時期（1960年代）主張暴力與種族隔離的美國黑人群體或許不同，甚至是符合真實人物本身的教養與品格，但放置在21世紀的政治環境底下，筆者認為這樣的安排和1967年克雷默拍攝《誰》的考量未必相同。顯然導演選擇通過東尼和雪萊這一對異族友誼的故事，藉以探討美國種族歧視的課題，可也恰恰避開了當時在雪萊所處的環境裡所存在的另一個方案（即暴力主義）。不應忽略的是，《幸福綠皮書》裡東尼享有施暴的主動性，電影有一幕就刻畫東尼不甘受辱而襲警導致二人入獄的情節，最後雪萊致電司法部長羅伯特（Robert Kennedy）求助，方被釋放。換言之，當不同的好萊塢電影不約而同地突出黑人群體迴避採用暴力的個人抉擇時，此舉除了反映導演自身的盲點，也為好萊塢主張通過黑人電影反思種族議題的舉措，複製了一次善意的謊言。

若回到《黑豹》的情節，瓦干達獨有的天然資源汎合金是否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為何黑豹王子寧願將改變世界秩序的希望寄託在科技／資源共享而不是武裝／行動力？2009年的美國，奧巴馬（Barack Obama）上任初期，有著同樣膚色的美國國民寄予厚望，希望奧巴馬可以憑藉其職位解決（至少緩和）種族之間的暴力、經濟、甚至道德等問題。然而事與願違，黑人與白人收入差距並未改善；2012年，黑人少年崔旺（Trayvon Martin）無辜被殺，奧巴馬對事件回應時，亦要求執法機關徹查，更語重深長地說「如果我有兒子，他會像崔旺」。¹¹儘管如此，任期內的奧巴馬對種族議題一貫採取中性的方針，而其回歸心靈扣問（soul-searching）¹²以及堅信法制精神的言辭，似乎也接近大部分好萊塢黑人影片里所提倡的邏輯思維。

11 關於事件，見CNN Editorial Research（2013/06/05）和CNN Wire Staff（2012/03/23）。

12 同前註。

五、總結

《黑豹》裡的王子擁有絕對的權力和力量，變身後更是超級英雄，加上好萊塢的宣傳伎倆，給予觀眾的聯想即黑豹王子代表了「黑人力量」，其出發點及所做的一切，均為黑色皮膚的人所設想的。與此同時，扮演反派角色的堂弟埃里克主張以暴力解放全球（漫威宇宙中）的黑人，顯然吻合1960年代出現的黑豹黨及其「以暴抗暴」的行動模式。然而，劇情刻意描寫此人為殺人如麻的狂人，埃里克所隱喻的「黑人暴力」容易引導觀眾聯想歷史中黑豹黨的抗爭行為等同濫殺，無疑是扭曲了武力／暴力對1960年代的美國黑人社群所賦予的積極意義。同時，黑人題材的好萊塢電影意圖藉此建立另一種政治正確的銀幕形象，諸如《誰》、《黑豹》與《幸福綠皮書》等不僅贏得口碑、賺人熱淚，最終也屏蔽了對於美國二戰後黑人社群追尋烏托邦的原因、方法及方向的深刻探究。

面對種族與暴力的議題，法農雖提出了暴力的積極性，我們不妨也考慮齊澤克所提出的看法。齊澤克（2009）認為人們在面對情感層次上不想接受，但抽象或理性上能明白的現實時，通過一種「戀物式的拒認」（fetishistic disavowal）能獲得一個安全的心理距離。電影《黑豹》的成功，未嘗不是建構一個和平、富裕和發達的瓦干達，讓西方觀眾皆能坦然地注視非洲（而不用正視其貧窮的真實原因）。對第三世界的觀眾而言，電影通過對非洲以及黑人英雄的視覺特效，折射出一個理想但虛構的國際社會，可是也奠定了這個理想願景裡對暴力的迴避。在更廣的層面上，人道主義的提倡何嘗不也是一種對現實困境的「戀物式的拒認」？當今天的社會視道德援助（主要是捐贈衣物或食物）為拯救第三世界國家的有效方案時，這樣的觀念容易讓人忽略造成第三世界困境的結構性問題，其實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剝削的結果。西方發達社會里的知識分子自1960年代已逐漸意識到，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不僅僅只是內在因素所致，許多外部因素如跨國集團在當地的利益糾紛、市場操縱以及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等，這些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形塑了第三世界的困境。好萊塢電影工業總以進步自居，但與其說是為全球觀眾制作了「政治正確」的大眾娛樂，還不如深切反思這類善意的謊言所輻射出的犬儒心態。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Ashurst, Sam (艾許斯特), 血紅蘭姆 (Bloody Rum) 譯。2018/02/17。〈導演萊恩庫格勒：《黑豹》是漫威最具政治性的一部電影〉“Daoyan laienkugele: heibao shi manwei zui ju zhenzhixing de yibu dianying” [Ryan Coogler on why *Black Panther* is Marvel’s most political film (EXCLUSIVE)]。《Yahoo! 電影》*Yahoo dianying* [*Yahoo Movies*]。Retrieved from: <https://yahoo-twmovies.tumblr.com/post/170993513612> on December 9, 2019.

季晶晶 (Ji, Jing-Jing)。2018/03/12。〈英雄電影《黑豹》票房破10億美元 蜜雪兒歐巴馬喊讚〉“Yingxiong dianying Heibao piaofang po 10yimeiyuan Mixueer Oubama han zang” [Superhero movie *Black Panther* box office exceeded \$1billion USD Michelle Obama praises the film]。《聯合報》*Lianhebao* [United Daily News]。Retrieved from: <https://stars.udn.com/star/story/10090/3025643> on December 9, 2019.

林穎嵐 (Lin, Ying-Lan)。2017/10/17。〈【黑豹】Marvel首位黑人超英角色 60年代民權運動高峰期中誕生〉“Heibao Marvel shouwei heiren chaoying juse 60 niandai minquan yundong gaofengqi zhong dansheng” [*Black Panther* features first Black superhero Created in the peak of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1960s]。《香港01》*Xianggang 01* [HK01] on December 9, 2019.

陶熠 (Tao, Yi)。2018/03/23。〈泛非主義與電影《黑豹》的文化解讀〉“Fanfeizhuyi yu dianying Heibao de wenhua jiedu” [Pan Africanism and a cultural reading of the movie *Black Panther*]。《光明網》*Guangmingwang* [GMW.cn]。Retrieved from: <https://kuabaio.qq.com/s/20180323A0H6FE00?refer=spider> on December 9, 2019.

澎湃新聞 (The Paper) 編。2018/03/10。〈齊澤克評《黑豹》：准雙重奏幻想曲與施特勞斯式解讀〉“Qizeke ping Heibao: zhun shuangchongzou huanxiangqu yu sitelaosi shi jiedu” [Review of *Black Panther* by Žižek: Quasi Duo Fantasias and a Straussian reading of the movie]。《澎湃新聞》*Pengpaixinwen* [*The Paper*]。Retrieved from: <https://www.pixpo.net/ent/0IVoo28L.html> on December 9, 2019.

二、外文書目

Adler, Renata. 1969. *A Year in the Dark; Journal of a Film Critic, 1968-69*. New York:

Random House.

- Alonso, Karen. 2000. *Loving V. Virginia: Interracial Marriage*. United States: Enslow Publishers.
- Andersen, Christopher. 1997. *An Affair to Remember: The Remarkable Love Story of Katharine Hepburn and Spencer Tracy*. United States: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 Batchelor, Kathryn and Sue-Ann Harding eds. 2017. *Translating Frantz Fanon Across Continents and Languages*.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 Bloom, Joshua. 2016. *Black Against Empire: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eines, Winifred. 2007. *The Trouble Between Us: An Uneasy History of White and Black Women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Edmund. 1976. "Frantz Fanon's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Daedalus* 105(1): 127-135.
- CNN Editorial Research. 2013/06/05. "Trayvon Martin Shooting Fast Facts," *CNN*. Retrieved from: <https://edition.cnn.com/2013/06/05/us/trayvon-martin-shooting-fast-facts/index.html> on March 17, 2018.
- CNN Wire Staff. 2012/03/23. "Obama: 'If I Had A Son, He Would Look Like Trayvon'," *CNN*. Retrieved from: <https://edition.cnn.com/2012/03/23/us/obama-if-i-had-a-son-hed-look-like-trayvon/index.html> on March 17, 2018.
- Dillard, Angela. 2001.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Now? Multi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Dunne, Sarah. 2017.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and Hollywood's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Politics of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s in 1960s America," *Midlands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 Retrieved from: <http://www.midlandshistoricalreview.com/guess-whos-coming-to-dinner-and-hollywoods-misrepresentation-of-the-politics-of-interracial-relationships-in-1960s-america/> on March 17, 2018.
- Fanon, Frantz. Constance Farrington trans..1963.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 Gendzier, Irene L.. 1973. *Frantz Fanon. 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ibson, Nigel C. and Roberto Beneduce. 2017. *Frantz Fanon, Psychiatry and Politic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Harris, Glen and Robert Brent Toplin. 2007.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 A Clash

of Interpretations regarding Stanley Kramer's Film on the Subject of Interracial Marriage,"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40(4): 700-713.

Houghton, Katharine. 2003/06/19. "CNN Larry King Live: Interview with Katharine Houghton," *CNN*. Retrieved from: <http://transcripts.cnn.com/TRANSCRIPTS/0306/19/lkl.00.html> on December 9, 2019.

Italie, Hillel. 2016/12/14. "'To Sir, With Love' author ER Braithwaite dead at 104," *The Associated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s://apnews.com/997186d6e7fe4c61b3a9f7e2b2944837/'To-Sir,-With-Love'-author-ER-Braithwaite-dead-at-104> on December 9, 2019.

Jacobs, Laura. 2017. "Sidney Poitier, 1967, and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Runs in Hollywood History," *Vanity Fai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vanityfair.com/hollywood/2017/02/sidney-poitier-remarkable-run-in-hollywood-history> on March 17, 2018.

Levine, Andrea. 2001. "Sidney Poitier's Civil Rights: Rewriting the Mystique of White Womanhood in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and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American Literature* 73(2): 365-386.

Linehan, Hugh. 2001/02/21. "Stanley Kramer, rare Hollywood dissenter, dies," *The Irish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stanley-kramer-rare-hollywood-dissenter-dies-1.283255> on December 9, 2019.

M. Blow, Charles. 2017/02/20. "Harry and Sidney: Soul Brother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0/opinion/harry-and-sidney-soul-brothers.html> on December 9, 2019.

Murphy, A. D. 1967. "Film Review: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Variety*. Retrieved from: <https://variety.com/1967/film/reviews/guess-who-s-coming-to-dinner-1200421442/> on March 17, 2018.

Poitier, Sidney. 2000. *The Measure of a Man: A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New York: HarperSanFrancisco.

Sayre, Nora. 2000/05/28. *The Man Who Came to Dinner*.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00/05/28/reviews/000528.28sayret.html> on December 9, 2019.

Spoto, Donald. 1990. *Stanley Kramer, Film Maker*. Hollywood: Samuel French.

Stern, Jamie Thompson ed.. 2013. *The Filmmaker Says: Quotes, Quips, and Words of Wisdo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Žižek, Slavoj. 2009.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Verso.